

海外 中国语言学 研究

石 锋 编



语文出版社

HAIWAI ZHONGGUO YUYANXUE YANJIU
海外中国语言学研究

石 锋 编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HAIWAI ZHONGGUO YUYANXUE YANJIU
海 外 中 国 语 言 学 研 究
石 锋 编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邮政编码:100010
新华书店经销 密云胶印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8.125 印张 200 千字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3000 定价:11.00 元
ISBN 7-80006-648-7/H·147

序 言

本书编进了一系列报道最近的海外中国语言学的研究情况的文章,读者可以从中看到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中国语言学研究是如何进行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很好的借鉴。《诗经·鹤鸣》有两句诗说:“它山之石,可以为错”。“错”就是“砺石”。汉朝郑玄《注》道:“它山喻异国”。《鹤鸣》诗又说:“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攻”就是“磨砺,制作”。这几句诗,按照唐朝人的解释,就是“它山远国之石,取而得之,可以为错物之用。兴异国沉滞之贤,任而官之,可以理国之政。国家得贤,匡辅以成治;犹宝玉得石,错琢以成器,故须求之也。”后来“攻错”一词,用来比喻拿别人的长处,补救自己的短处。不管怎么解释,这里都说出了一种依存关系:一个是“所攻”,一个是“所以攻”。“所攻”是“宝玉”,“所以攻”是“他山之石”。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语种及其方言很丰富;又有久远的、丰富的古代文献,是一块语言学开发研究的“宝地”。国外语言学研究,成绩斐然,但对中国学术发展来说,毕竟是“所以攻”;而“所攻”毕竟是国内的语言学研究(这里并不是说“所以攻”都必须从海外来),所以出版这部书是有意义的。

“音系学”(Phonology)又称“音位学”,是研究某一特定语言的语音系统、及这一系统中的语音功能的一门学科。“音系学”这个术语在当代用法中还包括对这一语言历史上语音演变的研究,也就是中国传统所称的“音韵学”。

音韵学的研究可以从汉朝算起,因为那时应劭、服虔等学者已经从民间的双反语、切脚语中悟出可以利用声韵切合之理以注音音的方法。魏晋以后,韵书越出越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一千三百

多年前所出的《切韵》，这部书是世界上最早的对语音系统做出全面分析归纳的一部书。到宋朝，又出现等韵图一类著作，在声母方面能根据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分出类来；在韵母方面能根据舌位、唇形的不同，以及不同的韵尾形式分出类来，是一种早期的音系学分析。

中国近代音韵学研究有三大发展：第一，对语音演变从无知到有知，明朝陈第明确提出语音受“时”与“地”两个因素的作用在起着变化。第二，从对字音的音类分析发展为对音值（音素）的推求，清朝学者在对中古和上古的字音分类研究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而且有的音韵学家（如戴震）除把周秦古音分出部类外，还用影纽字做标目（比如用“阿”标歌韵），是希望能标出韵母的音素的，但由于汉字不是音素文字，做不到纯音素的描写。“五四”运动后，中国语言学研究受西欧汉学家著作的影响，开始用一种标音的符号把中古或上古字音的“类”标出它的“值”来。第三，从文字的读音研究发展为语言的音的研究，这个发展也是在“五四”以后，受欧美语言学影响的结果。

在国外，现代音系学研究开始于19世纪，波兰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Baudouin de Courtenay J. N.)提出“音位”概念。20世纪30年代，布拉格学派(Prague School)又加以发展，使松散的语音研究密切结合于具体的语言实际，从某一语言的音位入手探讨这一语言的语音系统的结构规律。1952年，侨居美国的布拉格学派的雅柯布逊(Roman Jakobson)和瑞典的言语声学家方特(Carl Gunnar Michael Fant)、美国语言学家哈利(Morris Halle)等人从语音的声学特征出发，参考语音的生理特性，提出语音的“区别性特征”、即语音中能区别意义的最小对立体的理论，开创了音系学的新局面。60年代末期，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M. 哈利发展了区别性特征理论，建立“生成音系学”(Generative phonology)。建立后跟美国结构主义音位学进行了十

多年的辩难,生成派终于在美国取得音系学的主流地位。结构主义音位学强调单位的切分、归纳与配列、重在孤立的、静态的描写,认为音位分析跟语法无关;生成音系学认为语音层中的音子(Phones)就是一丛丛的区别性特征,音位规则就是把这些音子直接与词汇层联系起来的纽带,从而认为语音分析要利用语法层的信息,寻找音系的生成规则及其普遍性与解释性。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请读本书的《生成音系学的形成和发展》这篇文章。

1968年以后,是美国生成音系学的发展时期。这时候,乔姆斯基已经专攻句法,不再着力于音系学研究,而哈利则在这方面继续领导。在哈利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音系学新理论,如“节律音系学”、“自主音段音系学”、“词汇音系学”、“短语音系学”等。

“短语音系学”这一名称,最早是由 Selkirk, Elizabeth O. 在她的博士论文 *The Phrase Phonology of English and French* (麻省理工学院, 1972) 提出来的。8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高潮,而且其中有许多论文是以现代汉语方言为研究对象的。本书《关于短语音系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这篇文章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

在汉语“语音学”(Phonetics)方面,本书有《国外的汉语语音研究》这篇文章,报道了汉语声调及其变体,汉语语调,汉语辅音,汉语元音,在国外研究的情况。

现代语言学界对语言学应该研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发生了剧烈的争论:研究语言应该以结构形式为主,还是以语法功能为主? 乔姆斯基从形式出发,主张先讲抽象的词组结构和语符链;而60年代前后,在欧洲和美国已经兴起好几种功能语法,都主张不能只从内部机制来研究语言,应当着眼于语言的外部机制同语言内部结构的关系。本书所收的《核心位移与生成句法的发展》一文是以语言中核心位移现象为例,来说明过去十年中生成句法的发展的。而另一篇文章《从“核心”问题一瞥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却是用“核心”问题来说明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基本上是互补的。

《系统功能语法和汉语研究》这篇文章详细叙述了不同于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的韩礼德(Michael Alexander Kirkwood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学说,以及这一学说在汉语研究上的应用。《汉语句法分析的一个不同角度》和《言谈分析、功能主义及其在汉语研究中的应用》两篇文章也是介绍功能语法学派的学说的。

“神经语言学”是研究大脑内与语言有关的神经机制如何起作用的学科,本书收了《神经语言学》这篇文章,介绍这门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特别是研究汉语的这一方面的情况。

“语音合成”研究人和计算机之间用口语语音对话的系统。本书所收《语音合成技术》一文详细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内容,特别是汉语语音合成的研究情况。

本书所收一系列文章报道了海外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情况,虽然不全面,但都是作者们的亲见亲闻,值得注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科技发达的海外各国对语言学,包括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如此重视,确是能发人深省的问题。

邢公畹

1992年4月18日

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汉语侗泰语研究室

前 言

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学科。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语言学，无论就其理论结构而言，还是就其任务之确切性而言，都是在人文科学中最先进而且对其他各种学科有重大作用的带头学科。

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建立使语言学成为真正科学的研究。此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成为一个时代的科学思潮。影响所及，有哲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文学理论等领域。转换生成语法的出现及其发展引起语言学研究的重大变化。语言分析跟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的研制日益密切地结合起来。

现代语言学吸收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取得了多方面的进展。语言学家和生理学家、心理学家、遗传学家、物理学家、电讯专家以及计算机专家等广泛而有效的合作，使语言研究达到了新的广度和深度。

当前的语言学研究呈现出一种多元的发展的景象。它日益走出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象牙之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语言的功能给以关注。一方面，语言学跟文学、历史、哲学、民族、考古等社会文化的研究进一步交融结合；另一方面，现代技术如信息处理、机器翻译、人机对话等课题，又为语言分析的深入拓展提供了实际应用的广阔天地。

科学是人类共同财富。中国语言学在自身的发展中一直在不断地吸收和借鉴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从《马氏文通》到如今，中国的语言学家们就是以中国境内丰富的语言和方言资源为材料，对于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加以选择和改造，而成为独具中

国特色的语言学研究。

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主要是来自西方特别是欧洲的语言学传统。然而，“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常常使人们看不到东方语言资料的价值和东方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实际上，中国语言学研究是人类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部分。中国语言学成果对于完善和发展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有着重要的意义。远的如赵元任《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所论述的分析音位的原则和方法；近的如王士元《竞争性演变是剩余的原因》中阐明的语言发展中的竞争性变化和由此而产生的语音上突变、词汇上渐变的“词汇扩散”理论。这些对国际语言学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理论都是在对中国境内的语言和方言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的。

近年来，改革开放之风也吹开了学术交流的大门。海内外语言学者的交流大大促进了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打开了人们的学术眼界。一批批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出国学习和访问进修。他们直接在外国的学术环境中，感受更为深刻。作为一个具有中国语言背景的人，通过自己的眼光去看外面的语言学研究，希望自己的一些认识和收获能对国内的同行有所补益。本书的每一位作者都有着这样的愿望。

这里汇集的十篇文章，有的是对一种理论的系统介绍，有的是对汉语某一方面的分析研究；有的述及一个学科，有的只是一个问题。角度不同，内容各异。由于主客观的条件所限，这里不可能包括语言学的每一个分支，所述及的内容也确有“一瞥”的性质。至于每位作者的观点和论述，也是可以讨论的。我们在选编时，注意到了不同的分支，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方法。希望对于我们的学术界有一个借鉴的用处。

我们认为，在语言研究中，一般性的介绍读得再多，仍旧会感到是在“圈外”，只有把理论和方法拿来解决具体问题，才能了解这个理论的实际内容，从而决定取舍，确有收获。愿我们的中国语言

学研究中多一些理论和方法的实际研究,少一些堆砌术语的纸上
清谈。

石 锋

1992年4月

于南开园马蹄湖畔

目 录

序言	邢公畹(I)
前言	石 锋(V)
生成音系学的形成和发展	王洪君(1)
关于短语音系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张洪明(29)
从“核心”问题一瞥形式主义和功能主义	陆丙甫(47)
核心位移(X^0 -movement)与 生成句法的发展	李亚非(71)
国外的汉语语音研究	廖荣蓉(98)
系统功能语法和汉语研究	周晓康(141)
汉语句法分析的一个不同角度	胡文泽(163)
言谈分析、功能主义及其在汉语研究 中的应用	陶红印(176)
神经语言学 ——探讨大脑和语言的关系	徐 雯(205)
语音合成技术	石 波(228)
后记	石 锋(246)

生成音系学的形成和发展

王洪君

(一)

1.0. 当今美国的音系学领域是生成音系学的一统天下。生成音系学的创始人是 MIT(麻省理工学院)的 Noam Chomsky 和 Morris Halle。他们于 50 年代中期开始提出生成音系学的一些基本观点,经过与美国结构主义音位学十余年的激烈较量,终于在 60 年代末确立了自己的主流地位,并保持至今。

1.1. 生成音系学可以 1968 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1968 年前是生成理论逐渐形成、建立的时期,其集大成的代表作是 Chomsky 与 Halle 在 1968 年发表的《英语语音模式》(*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 下面简称为 SPE)。长达 400 余页 16 开本的 SPE 既是一本全面阐述生成音系学的基本精神与框架的理论性巨著,又是运用该框架详尽地分析某一门具体语言的实践性巨著。因而被称为生成音系学的“标准理论”。该书运用新的理论发现了传统音系学及结构主义所不可能发现的许多规律,为音系学展示了全新的天地,进而带来了探索音系理论及方法的新高潮。

1.2. 1968 年后是生成音系学通过对 SPE 的修正而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该时期 Chomsky 不再涉足音系理论,专治句法;而 Halle 则继续领导着美国音系学的新潮流。一个又一个的新理论、新方法(如节律音系学:metrical phonology,自主音段音系学 autosegmental phonology,词汇音系学 lexical phonology)由 MIT Halle 的弟子提出,并很快成为学术界的讨论热点。

下面我们分前后两期介绍生成音系学。前期着重生成音系学(以 SPE 为代表)的基本精神,这些基本点既是它与结构主义对立的地方,又是后期诸派新说与 SPE 相同的地方。后期则着重介绍诸派新说对 SPE 的修正和发展。多半是先讲 SPE 的处理及局限,再介绍新的理论和术语。

(二)

2.0. 生成音系学与美国结构主义音位学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强调生成、规则、普遍性和解释性;而后者强调单位、单位的切分与归纳、单位的分类与配列,强调描写。总之,前者总是从语素的构词形态变化中去把握语音的结构和规则,而后者则是从孤立、静态的语素音形中分析。由此前者的语音分析常常要用到语法层的信息,而后者则强调语音层面的分析必须独立于语法层面。下面我们先具体介绍两派理论框架的不同,然后再介绍换用生成派框架后取得的一部分成果。

2.1. 美国结构主义理论中与语音有关的有三个层面——语素音位层、音位层、音位变体层。分别用{ }、/ /、[]表示。如英语的“手”手可分别表示为{hand}+{s}、/handz/、[handz]。其中语素音位层是语音与语法的交接层,音位变体是语言外的物质实体,只有音位是正宗的语音符号。

生成派的音系分析一般只提两层。一层叫音系表达式(phonological representation),亦称深层形式。它大致相当于结构主义的语素音位层。另一层叫语音表达式(phonetic representation),亦称表层形式。它大致相当于结构主义的音位层。说它们“相当”是因为在两派理论中高一层的性质都是语素的抽象语音码,它是概括了所有词形变化的,每个语素只有一个抽象形式。而低一层的都是反映同音与否的语素具体码,因语素出现条件的不同,具体码可能有变化。生成派其实也有大致相当于音位变体的一层,这就是没有

区别性的残余特征层。

说“相当”仅仅是“大致”的意思，因为它们又有很重要的不同。首先，结构主义语音表达式的基本单位是音段，而生成派则是区别特征。区别特征表达法是直接继承于欧洲布位格学派的 Jakobson。该理论用十二对偶分特征表示所有语言的语音差别。每种具体语言的语音则从中选择一部分作为区别特征。使用区别特征可以显示所有语音系统都有平行对称的普遍性特点，而且可以更有效地、简明地表示词形变化的规则。美国结构主义的音位在生成派框架中没有独立的价值，只是一束特征集合的简略表示式。在音位音段这个层面上来确定区别性的单位，往往使分析复杂化。如 Halle《俄语的语音模式》(The Sound Pattern of Russian, 1959)中举的例子：俄语所有部位的阻塞音(包括塞、擦、塞擦)都有清、浊两个音素。其中有三对音素的分布互补，这就是[ɟ][ʒ][r]只在浊阻塞音前出现而[c][ç][x]只在除此之外的其它环境中出现。其它各对，如[k][g]、[t][d]、[p][b]等在词中位置上有对立，但在词末位置则与[c][ʒ]等一样遵循浊同化规则。就音论音来确定音段区别性单位的美国音位学对俄语的情况只能处理为：在所有条件下都没有对立的[c][ʒ]等并为一个音位，而词中有对立的/k/、/g/分立音位。碰到下面的例子，它的三个层面的表达式将是：

1. [m'ok 1, i] → /m'ok 1, i/ → {m'ok 1, i} 他湿了(过去式)

2. [m'og b i] → /m'og bi/ → {m'ok bi} 要是他湿了(过去虚拟式)

3. [z'eč 1, i] → /z'eč 1, i/ → {z'eč 1, i} 它着了(过去式)

4. [z'eč b i] → /z'eč bi/ → {z'eč bi} 要是它着了(过去虚拟式)

为了说明各层面间的变化，首先要有一条语素音位规则：

英语(美音,下同)中 bit bid, bet bed, bat bad, but bud, bite bide, beat bead 与 pot pod 等对词的主元音均为前一个短些,后一个稍长。但根据双向单一性条件,只有前七对词的主元音可分别分析为同一音位的变体(其出现的语音条件在于后接辅音的清浊),而 pot pod 则不能取平行的分析。因为美语中在 pa'd go (pa would go 的缩略式)句中的 pa'd 与 pod 的主元音完全相同,都是 [a·] ([a·] 表示比 [a] 稍长),而且出现的语音环境也完全相同,所以 pa'd 与 pod 必须有相同的音位形式。而 pa [pa:] 又只能分析为长元音 /a:/ 音位,所以 pod 也只能分析为 /a:/ 音位。至于 pa'd 是两个词的紧缩形式而 pod 是一个词,则属于形态句法层条件的不同,是音位分析所不应考虑的。依据音位分析的原则, Bloch 的结果可表示为:

- pot [pat] → /a/ → {a}
- pod [pa·d] ↘
- pa [pa:] ↗ /a:/ → {a:}

这种音位分析实际上未能很好地区分语素音位和音位这两层。生成派则一直强调区分这两层,即生成派的深层与表层。对于上例,如果借用 Bloch 的音段表达式及 { }、/ /、[] 符号,则生成派的处理如下所示:

- pot {pat} → /pat/ → [pat]
- pod {pad} → /pad/ ^(b) [pa·d]
- pa'd {pa:;#d} ↗ (a) (# 为词界, = 为音节界)
- pa {pa:} → /pa:/ → [pa:]

上述处理用了两条规则。规则(a)是音系规则,它是说深层形式中音节末位置的长元音,如果在构词造句中与后续的一个辅音重新组合为一音节,则长元音变为短元音。(a)是英语中的普遍规律,如 ná·tion → nát·io·nal 也遵循同样的规律,详见 § 2.3。规则(b)是羡余特征规则,它规定元音在浊塞音前变得稍长。这一规则

在英语中也是普遍适用的,如前面所举的八对词。为说明上述事实,生成派没有另设任何专门的规则,得出的音系格局平行对称, pot pod 与 bit bid 等七对词团聚。而 Bloch 的分析要将 /a/、/a:/ 分别另立一类: /a/ 比其它短元音音位少一个稍长的 [V·] 变体,而 /a:/ 则比其它长元音多一个较短的 [V·] 变体。Bloch 认为他的分析推进了对音系结构的认识:原来音系并不那么平行对称。但同样的原则用于每一种语言,总是得出违反说话人直觉的结果,人们不禁要怀疑:究竟是音系不平行对称,还是理论方法有问题?

至 60 年代中期,美国语言学家相信美国结构主义音位理论的人越来越少,大多改用生成派模式了。蒙叶蜚声先生向笔者提出,生成派实际上是要找出语素编码的基底规则,比起原来主要是孤立地描写语素各变体的具体音形来,目标提高了一步。随着目标的提高,必然出现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SPE 中就有许多结构主义所未曾发现的规律。下面仅就英语的重音、长短元音交替、两类词缀三个问题作一简单的介绍。

2.2. 英语的重音与以下因素有关:①是根词还是派生词,②根词的词性,③词中某个位置的音丛组元。先请看下面的例子。

(a)为动词,(b)为形容词,(c)为名词:

	I	II	III
(a)	édit	eráse	eléct
	consider	maintáin	obsérve
	cáncel	decide	adápt
(b)	sólid	suprême	corrúpt
	hándsóme	sincére	abstráct
	cómmon	obscúre	diréct